KANGZHAN RHBAO



第一〇二九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夏曆乙酉年十二月廿五日
十八日大寒正月初三立春

我軍恢復左雲五四兩城

（本報廉門二十一日電）

違法亂紀破壞停戰命令
閻軍向我防地到處進攻

（本報訊）

進攻我神池閻軍
被我軍擊潰

（本報訊）

杜魯門致國會諮文中稱
三強支持中國停止內爭
並努力擴大政府的基礎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

白天收起晚上又交還日軍

軍隊國家化的根本原則與根本方案

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已提到政治協商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代表、民主同盟代表、青年黨代表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下轉第二版）

各階層人民代表濟濟一堂 興縣縣議會開幕

民主團結建設繁榮幸福的興縣

（本報訊）興縣第一屆縣議會已於一月二十日開幕，這是興縣人民民主政治生活的創舉。五十三名議員先後報到，有勞動英雄，有紡織英雄，有農民，有工匠，有商人地主，有名流士紳，有年老的老者，有活潑健壯的青年。濟濟一堂，象徵着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大會行禮如儀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劉獻瑚、溫象拴（勞動英雄）、楊爾兒（紡織英雄）、牛友蘭（士紳）、魏建德、孫良成（士紳）、任嵐生（擁軍模範）等十一人爲主席團。主席劉獻瑚同志講話時，強調指出我們這些縣議員都是由老百姓民主選出來的，代表着各階層的意見，這樣的縣議會，現在還只有在共產黨領導的地區才有，希望大家對工作六年的抗日民主政府多提意見，並認眞選舉縣長，縣議會正副議長及邊區參議員。大家在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努力建設起繁榮幸福的興縣。孫良成先生（現任邊區高等法院院長）繼起講話：「我們從政權開始成立時（四零年），就實行民主，民選村政權；四二年選舉邊區參議會，建立三三制政權。不像國民黨只發諾言，不見實行。興縣是我晉綏邊區的心臟，希望大家本忠誠於人民，爲人民負責的精神，把這個大會開好，爲全邊區作出榜樣。」士紳牛友蘭老先生以親身歷史經驗，就參加過兩次縣議會作一尖銳的對比，他說：「民國元年興縣也開了縣議會，參加的只是紳衿秀才老財；今天的議員有工人，有磚木匠，有青年，有婦女，各階層代表集在一起，這才是眞正的民主。」大會選出孫良成、劉立波等七人爲提案審查委員，馬訓德等三人爲議員資格審查委員。最後，大會通過電文，向毛主席及中共晉綏分局、晉綏邊區行署、軍區賀首長、[illegible]將士致慰問之意。

（本報訊）興縣縣議會開會之日，全城市民狂歡慶祝。上午，民間樂手和秧歌隊敲送賀幛社會，爆竹喧天，街道爲觀衆所擁塞。羣衆的隊列唱着歌，邁着輕鬆的步伐，高舉着彩綢賀幛向會場行進，一個標幛上寫着：「民主光輝」，一個寫着：「表達民意」，另一個寫着：「民主建國」。城內數處黑板報用全部篇幅寫着：「擁護縣議會開幕」，「敬祝縣議員身體健康」。

（本報訊）二十日晚間，興縣縣議會繼續舉行，各代表相繼演說。對停戰命令發生時效後，閻錫山和傅作義軍隊仍繼續進攻我晉綏邊區之事實，均表示極大憤慨。要求閻、傅軍退出在十三日以後所佔之地點。並歡迎北平執行組迅速派員前來調查眞相，作有效的制止。（行）

左雲城惡夢初醒

——閻軍洗刼左雲暴行

紀香晨

雁門要城左雲，於日寇投降後即爲我八路軍光復（八月下旬）。停戰命令頒佈後，閻錫山竟蔑視公理，違抗命令，在停戰命令業已發生時效後的第二天——一月十五日晨，用大軍爆佔該城。至一月二十日，左雲城爲我軍恢復。

觸目破壞的門窗，無數橫流的傷痕，[illegible]搶光了的[illegible]，砸破的鐵碗，[illegible]一地的柴屑，[illegible]的鍋碗，打[illegible]的家俱，弄濺了的血跡，[illegible]家中跑到街上歡迎我軍的神志[illegible]，這就是初踏入被閻軍[illegible]十三個（[illegible]傳長等元凶[illegible]（師長李佩膺[illegible]左雲縣府警務科長）[illegible]洗刼了五天的左雲城時，映入記者眼中的情景。

西門[illegible]引我到他家中，指着他[illegible]破壞了的房屋，憤恨地說：「這就是閻錫山在停戰令之後，給左雲老百姓的下場！」他老父被打受傷，躺在炕上，[illegible]瘡痕，解開上衣讓我看她那[illegible]的傷疤血痕，她說：「老[illegible]一下都完啦！」他家被搶走財物約值一萬元白洋。

閻軍一進城，就下令「官[illegible]」三天。在這幾天中，[illegible]家不[illegible]東西，只要一[illegible]路軍的」，馬上[illegible]走。北街[illegible]佔十二石糧食，現款八萬七千元，與褲子與人小冬季的衣物和變器，都被搶走了。全城民衆損失約在二萬萬元以上。

閻軍對新政權的幹部，無故地捕害，甚至加以屠殺。韓八[illegible]主任邊[illegible]同志被捕後，將其衣服脫光，潑冷水，[illegible]用[illegible]扎，死而復活數次，十五師[illegible]，[illegible]衆胡明[illegible]吊，全連人輪番用木棍苦刑拷打，割耳挖鼻，活活處死。臨走又把農會幹部、民兵、翻身羣衆和我方未及撤走的幹部及傷病員共一百零三人，手牽[illegible]搶走，宣稱：「要把你們這些穿破衣的老百姓一律槍斃掉，叫你們永遠不能翻身來！」[illegible]因不願給[illegible]

閻軍大部是漢奸、偽軍、偽警察和烟鬼流氓所組成，他們過去曾是日本人的爪牙，殘害左雲人民八年之久，[illegible]說：「閻錫山[illegible]不走高山，[illegible]八路軍待咱們！」一相比之下，更增強對我軍的熱愛，即在萬分恐怖與死亡威脅下，老百姓仍多方掩護我幹部和物資。北街李金祿老漢與劉人劉振芳，爲掩護我幹部，痛遭毒打，仍堅不吐實。當我軍進城時，一個姓張的老太婆首先走出城門，幫助拆毀障礙。我縣政府入城後，[illegible]進行慰問，調查損失和進行救濟。羣衆紛紛向政府[illegible]，控告[illegible]要求民主政府[illegible]。[illegible]

大分區人民代表 王式度老先生病逝

政府從優撫卹其家屬

（大分區訊）大分區人民代表、寧武縣議員王式度老先生於去年十一月逝世，噩耗傳來，專署除撫卹糧外，並發給治喪費五千元，對先生長子准備使其免費入學。王老先生爲人正直不苟，在舊政權統治時代，由於不屈權勢，爲人民抱不平，曾遭官府局限絕病牢，抗戰八年中，先生身處淪陷區，生活貧困，精神上備受敵人威脅，但始終堅持民族正義，並暗中爲抗戰出力，因此在去年七月被選爲六分區出席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與寧武縣議員，病逝後，大家不勝哀悼。

晉中三千煤窯工人 要求國民黨遵約停戰

反對破壞解放區人民和平建設

（八分區訊）晉中新解放區煤礦工會籌備會全體幹部六十三人，於一月十四日會議。會議結束時發表宣言：[illegible]說：[illegible]原、文水、交城、陽曲等縣邊山由八路軍全部解放後，民主政府貸款扶助各煤窯，煤窯先後開工恢復生產，三千煤窯工人建立了工會，擺脫了過去饑餓死亡的悲慘境遇，增加了工資，現在都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還識字、識算、學文化、學政治，自由愉快地進行着和平生產。可是我們也親眼看見晉中平川日寇偽軍佔據城市，國民黨中央軍與日寇偽軍、閻錫山軍互相往來行同一家，仍然進行姦淫擄掠的殘暴行爲，並未解除武裝，閻錫山軍不斷向我解放區進攻，破壞我們的和平建設。因此到會幹部代表三千餘煤窯工人，向政治協商會議提出下述解決國是主張：（一）要求國民黨、閻錫山軍隊確切執行停戰協定，立即停止進攻解放區、屠殺解放區人民、破壞解放區和平建設的行動；反對國民黨當局一面談判，一面又偷襲進攻解放區的不義行爲。（二）要求立即給予八路軍、新四軍以合法地位，解除敵軍偽裝、解散偽軍與恢復交通的權力。（三）要求承認解放區民主政府，實行地方自治；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政府，迅速成立聯合政府。（四）要求立即釋放全體政治犯，取消國民黨特務統治，保證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罷工的自由。（[illegible]民）

配合反詐騙恢復生產 太原縣五十餘煤窯開工

吸收私資發展公私合營

（太原縣訊）在我政府貿易局工會協助下，太原縣解放區的煤窯紛紛開工。煤工所住村子，在反貪污反詐中，有計劃的配合恢復煤窯生產，工會抓緊教育工人，經過算賬，向窯主要求增加工資，廢除了窯主超經濟的剝削，並組織起工會。政府貿易局貸糧給工人，如貸給婁子坪、三尺窯煤丁小米各十石，同時，吸收了一批私資，如三井窯吸收了二十萬元，使生產擴大了。現在已有五十二個煤窯開了工，其中私營的三十座，合作經營的十七座，公私合營的五座。每天產煤九十五萬斤，較敵佔時產量大爲提高。目前工人正在修大車路，以擴大推銷。（李平倫、丁勉）

軍隊國家化的根本原則與根本方案

（上接第一版）因此，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重慶答路透社記者問題時所說的：「我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國家民主化。」在中華民國內，要解決軍隊國家化，必須先行解決國家民主化。所謂國家民主化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國民黨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政治的眞正廢止，而人民眞正成爲國家的主人翁。在這樣的國家民主化之下，就必須廢止軍隊的黨閥制度與軍閥制度，必須使國民黨原來在軍隊內的秘密特務制度永遠絕跡。在這樣的國家民主化之下，軍隊就只能保護國家和保護人民的利益，軍隊不能視爲一黨或個人所壟斷的私產，軍隊不能用作一黨或個人「與民衆爲敵」的內戰工具。

問題是很清楚的：軍隊國家化既須以國家民主化爲前提，而實際說來，軍隊國家化也就是軍隊民主化，這種軍隊民主化不但在軍隊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是民主的，而且在軍官與士兵之間的關係也是民主的。沒有國家民主化與軍隊民主化，所謂「軍隊國家化」不過是軍隊黨閥化而已。國家民主化和軍隊民主化乃是軍隊國家化互相關聯的兩大原則。

問題是很清楚的：國民黨當局在軍隊中的黨閥制度與軍閥制度乃是國家民主化的主要障礙，不廢除國民黨當局這種黨閥制度與軍閥制度，則軍隊國家化乃是不可能的，而根本地說來，要使軍隊眞正國家民主化，當然也必定是不可能的。

問題是很清楚的：要擺脫全國軍隊，使得全國軍隊國家化，這就首先必須擺脫國民黨的極端龐大的黨軍，化國民黨一黨及其少數人的私兵爲全國人民的公兵，使這種軍隊不是爲國民黨一黨及其少數人服務，而是爲全國人民服務。這個改變不但是中國軍隊國家化的根本關鍵，而且也是中國國家民主化的根本關鍵。這個改變顯然不能用什麼軍隊中撤消黨部之類的表面文章來敷衍了事，而必須徹底改變整個軍事領導機關與各種軍事制度，使全國的軍隊由民主分子來領導，用民主制度來組織和管理。這是一個關係國家民族前途的大問題，是一切民主分子所必須擁護力爭不能絲毫動搖的。

以八路軍新四軍爲標記的各解放區軍隊，是爲人民服務的軍隊，其任務是保護國家和保護人民利益，其制度是軍民合作與官兵合作。誠然，這種軍隊是中國人民以自願爲原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的，但是這種軍隊除了民族與人民的公益外，沒有黨派的私產，這是沒有黨閥制度和軍閥制度的人民的民主軍隊。依照孫中山先生的定義來說，這是中華民國眞正國家化的軍隊，屬於中國民主的政府，屬於中國民主主義而奮鬥的國家。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上早已提出：「什麼時候中國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出現了，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將立即交給它。但是一切國民黨的軍隊也必須同時交給它。」這就是說，解放區軍隊應當交給民主的聯合政府和民主的聯合統帥部，而國民黨軍隊也當同時交給民主的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這個民主程序，在社會[illegible]支持。[illegible]政府一旦成立以後，即在一切民主分子在政府一切與各級機構中獲有公平有效的發言權以後，合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軍隊。「廣泛代議制」的軍隊的任務，則當在於貫徹其保衛祖國和爲人民服務的精神，發揚其軍民合作與官兵合作的民主制度，而絕對不是相反。軍隊國家化的兩大根本原則，是國家民主化與軍隊民主化，而解決軍隊國家化的根本方案，是國民黨軍隊與解放區軍隊同時交給民主的聯合政府。是否還有什麼別的原則別的方案能夠實現軍隊國家化呢？我們認爲是沒有的。

中央社所謂我軍繼續進攻 純係卑鄙無恥的造謠誹謗

新華社根據國民黨軍違約進攻事實予以揭露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素以捏造謠言誣衊爲其業務之國民黨宣傳機關中央社，自停戰命令頒佈後，今行卑鄙無恥，逐日宣佈荒謬絕倫之謠言，企圖蒙蔽人民，蒙蔽北平執行部，煽動中國共產黨。其逐日宣佈之「各地部隊情況報告」，共產軍繼續在各地大規模攻擊政府軍隊」的情形，全係顛倒黑白或向壁虛構，本不值一駁，但爲使讀者明瞭國民黨宣傳機關之詭詐起見，特以最後一天即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社之綜合電報爲例，逐一揭破，以示一斑。二十三日，中央社報導各地共產黨軍隊攻擊政府軍隊之情形：

「蘇北方面：（1）共產軍萬餘人於十八日圍攻隴海路東段之白塔埠，並沿沭西向海州攻擊，……對海州形成三面包圍形勢。」一事實上，隴海路徐州以東在停戰前並無一個正規的政府軍，據有日僞軍殘部，海州及該線重要城鎮早在八路軍新四軍包圍之中。在停戰命令發佈之後，國民黨九十八軍破壞停戰之規定，於一月十八日起，由徐州東開，大事武裝進擊。由此可知，隴海東端之任何衝突均係國民黨軍破壞協定背約進攻之結果。（2）中央社稱：「駐紮新安之獨立第六旅一部爲共產軍於十四日至十六日包圍攻擊，犧牲殆盡。」並謂其得我軍秘密文件，內有「炸毀隴海路大橋」等語。查新安國民黨軍九十八軍附三師於十五、十六日攻擊我阿湖，我軍撤至瓦窰，十八日又進攻瓦窰，激戰終日，我軍傷亡二百餘人。十八日深夜，因執行組將去徐州，國民黨軍始倉惶撤退，此種情形，本社已有報導，不料中央社竟顛倒黑白，反以攻擊政府軍嫁我。至所謂「炸毀」我軍之秘密圖件，則係完全捏造，我們要求將此項圖件呈交執行部審核，並以僞造文書罪懲處捏造之人。

山東方面：（1）中央社稱：「十八日，共軍攻擊即墨，十九日退去。」查即墨城原爲我軍解放，後爲國民黨軍配合敵僞侵佔，其四郊均在我軍手中。停戰協定後，駐即墨之僞軍趙保元部於十七、十八日突襲城南之城子村，包圍我守軍，我軍堅守停戰協定，未予還擊，犧牲四人。（2）「共產軍於十七日向昌樂城北五公里處守軍攻擊」。查昌樂在停戰協定生效前，原爲國民黨正規部隊，國民黨第八軍違反停戰協定停止調動軍隊之規定，於十四、十五兩日開至該處，共一部並越過彌河向我進攻中。（3）中央社稱：「共產軍仍緊密包圍宿遷，將自來水源堵塞，宿遷軍民之飲水將絕。」此項報導十分荒謬絕倫，衆皆在停戰以前已爲我佔領，國民黨軍僅剩一孤堡，何來包圍攻擊，又何以堵塞水源？難道宿遷的八路軍要斷絕自己的飲水麼？（4）中央社稱：「二十一日，共產軍又猛烈攻擊徐州，以砲彈向城內射擊。」查徐州爲我包圍已久，十三日停戰命令生效前止，我軍已佔彼州之西南北三面，停戰命令到，即停止攻擊，而守城僞軍郝化文部竟於十九、二十日不斷向我城關陣地射擊，後國民黨並於二十日派飛機投彈轟炸，接濟彈藥，繼續射擊，並有出擊之企圖。

山西方面，（1）中央社稱：「共產軍現仍繼續猛烈圍攻同蒲路南段聞喜城，並向守城政府軍部隊長提出要求退出城市，政府軍仍一再拒絕，未予還擊。」這是最荒唐荒唐的謠言。查聞喜城早於停戰前爲我解放，城內駐軍爲八路軍，如何八路軍「正在繼續猛烈圍攻」八路軍駐守之城市，並要駐守之八路軍退出，而守城的八路軍又一再拒絕未予還擊？！豈不荒唐絕頂！（2）中央社稱：「浮山國軍於十七日撤退，當晚被共軍侵佔」。查浮山於一月十三日爲閻錫山部六十一軍侵佔，於飽掠三日後，在民衆敵視下，閻軍不得不於十六日黃昏撤退。（3）中央社稱：「共產軍於十八日攻佔同蒲路東側之冀城」。這又是白晝見鬼的謠言。查冀城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八路軍解放後，即始終在八路軍駐守中，爲何八路軍又於一月十八日去攻佔？！閻錫山軍却的確企圖在停戰後復佔冀城，本月十五日午攻佔冀城東北三里之鄭莊。

河南方面：（1）中央社稱：「共產軍二十一日向孟縣以四股頑攻政府軍攻擊。」又云：「共產黨軍萬餘人，十八日下午二時起向孟縣圍攻，迄十九日，晝夜猛攻，尚未稍歇。」查城頭孟縣向爲我軍解放區，由我軍駐守，十四晨，國民黨九十□軍由孟津鐵謝鎮等處渡河，侵佔趙頭等地並一度佔我孟縣，旋於十六日退出，城內已無國民黨軍隊一兵一卒，十八日以後迄

攻云云，全係謠言捏造。

河北方面，（1）「共產軍圍攻永年，仍在繼續積極進攻中。」一查永年並無一個政府軍，僅有僞軍□□部四股一千六百人，停戰命令後，我軍即未進攻，靜待執行部解決受降問題。（2）「十八日拂曉，共產軍向津浦路上靜海縣與良王莊猛攻。」查八路軍於十三日即向天津外圍楊村靜海等處國民黨駐軍及僞軍致送停戰命令，要求停戰，或被拒絕，或被置之不理，現該處僞軍及國民黨軍仍四出騷擾。（2）「共產軍十七日分向平漢綫上之高邑車站石門車站攻擊，未獲逞。」一查高邑在日寇投降後即爲八路軍佔領，十月十一月間，國民黨李文集團軍前部曾屢圖進佔未逞，八路軍何致攻擊八路軍駐守之高邑車站，並且至進攻石門車站，同樣亦爲謊言，相反，駐石家莊附近之國民黨軍第三軍所部，連日仍繼續出犯騷擾。

上述各項爲中央社二十三日公報之內容，其他各日亦無不如此。如二十二日公報稱：我軍攻擊交城與侯馬，而事實則是侯馬向在八路軍駐守中，該處並無政府軍，而係由新絳縣出發之國民黨第十六師營駐十七師二廳區特務團軍四攻擊。至交城，則非共產軍攻擊交城，而係交城之第四軍第十師向我交城、文水間之關帝廟進攻。又中央社捏謠言：我新四軍李先念部隊進攻湖北之安陸、隨縣、豫南之光山、羅山等，實則鄂豫邊之桐柏山地區，鄂西之大洪山地區，鄂東之大悟山地區，都爲我新四軍李部所創造之鄂豫皖解放區，日本投降後，國民黨集中二十餘師之衆，向我鄂豫皖解放區大舉圍攻。最初圍攻桐柏山區，我軍被迫退守大洪山區之安陸隨縣一帶，國民黨又調動四個師的兵力向我進攻，國民黨軍盡佔安、隨地區之重要村鎮。同時，國民黨又進攻光山，於停戰令後佔我光山城，我軍被迫往大別山，國民黨軍又向大別山追擊，至今我鄂豫皖解放區廣大地區已被國民黨軍隊所侵佔，而中央社竟厚顏無恥地反噬我李先念部進攻政府軍。

以內戰爲職業之國民黨反動派，在停戰令發佈後，一面命令其部隊「搶佔戰略要點」，一面則由中央社有計劃的進行造謠誣衊，以掩護其軍事上之背約行爲，其造謠手段之卑鄙無恥，打破古今中外之紀錄。有所謂倒填日月法，即將其侵佔我城鎮之時間提前到十三日二十四時以前，而我軍早日解放之城市則誣我係於十三日二十四時以後侵佔，如集寧、左雲、渾源、永和、孟縣、王屋、蓋縣、光山等八個縣城均係於十四日以後侵佔或一度侵佔。國民黨在侵佔這些縣之時，從來不吭一聲，假裝得好像從來就是他的樣子，以後卻故意捏造事端，大談大叫，說共產軍如何如何進攻。又有所謂主客倒置法，明明某某等城鎮在我軍駐守之中，反說爲政府軍駐守，如山西之侯馬、聞喜，河北之高邑等是。再有所謂先發制人與以退爲進法，如派兵於十四日渡河侵佔趙頭孟縣，建立進攻支點以後，即宣傳我向其進攻。又如故意退出新安鎮以便向執行部誣告。花樣翻新，不一而足。國民黨反動派此種卑污手段，已引起中外人士之義憤，地方當局外國記者均已出頭公開檢告，我們堅決要求三人委員會與執行部澈查中央社及國民黨部隊長捏造之每一報告，對其捏謠誣與欺蒙執行部之犯罪行爲，按律予以嚴厲處分。

國民黨進犯軍以退爲進 撤出新安圖誣我進攻

我戳破奸計迅即派隊接防

（新華社山東二十三日電）進攻我徐州東瓦窰陣地之九十八軍附三師，十八日整日向我猛攻，我軍被迫應戰，傷亡二百餘人。該師因聞徐州執行小組即將抵達，於十八日深夜自動後退，並放棄新安、石莊二地，企圖配合中央社之謠諑，誣我進攻新安、石莊。我軍識破其奸計，除詳向各方人士說明眞相外，並派人入鎮維持治安，並函預三師迅即派隊前來接防。

北平執行部駐張家口小組 備受我方熱烈歡迎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三日）軍事調處執行部駐張家口小組一行十四人，由政府代表郭亞生少將、美方代表鮑士上校率領，偕同我黨代表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耿飈及合衆社記者雷蒙爾、美聯社記者雷納爾、巴克特等四人，於十九日下午六時乘美機飛抵張家口，當即下榻於最大飯店。二十日上午十時，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於軍區司令部接見，招待抵張之軍事調處執行部諸氏，並表示歡迎之意，聶將軍語諸氏：「國內和平實現，我晉察冀軍民非常高興，過去我們曾爲實現和平盡了一切努力，今後當爲鞏固國內和平而繼續努力」。並稱：「中共方面張家口小組代表爲易耀彩上校，彼將與美方先生共同工作」。美代表鮑士上校詢問張市工業建設等詳情，並謂全世界人士對於晉察冀邊區這一新解放城市的重建工作均極關心。十一時晤談始畢，合攝一影。當日下午一時半，聶將軍設宴於大飯店，設宴爲軍事調處執行部諸氏洗塵，並邀邊區參議會議長成仿吾、劉副議長、邊區行政委員會主任宋劭文、民政廳長柯□等多人作陪，名間賓主爲慶祝和平團結，頻頻舉杯，充滿融洽誠摯的氣氛。

張莊前綫國民黨軍 尾擊我停戰後撤部隊

（新華社山東二十二日電）張莊前線記者報導：十二日晨七時半，我軍接到停戰命令，立將前線部隊撤回，不意在後撤途中，國民黨軍在石□機槍掩護下，以密集火力向我猛烈尾擊，我傷亡副連長以下二十七人。戰士劉永安身負重傷，未能撤下，竟被以刺刀戳死，我方派人前往收屍，復遭機槍掃射。另我後防部隊一部於十三日下午五時向西南後撤，行經距對方據點三里處時，突遭彼方發砲轟擊。十三日晚九時間，我數次派通訊員前往送信停戰，彼方仍以步兵引火箭之手榴彈將文件射入對方據點，十五日晨前後已達十封以上，但對方仍未停止，十四日向我北大井防軍發砲攻擊，並不時以機步槍掃射。

永年城內全是僞匪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三日電）我仍停止圍攻，靜候執行部處理。被我包圍於永年城內者，係僞永年保安隊、僞劉秀騰部、僞王英部、吉部，上述各部均爲慣匪，四處燒殺搶掠，無所不爲。日寇投降後，日寇一部及僞軍三千餘人逃入城內，共一萬三千餘人，被我圍困。自停戰命令下達後，我軍即停止軍事行動，靜待執行部及三人委員會處理。

問題是要合理，要平等，就是說，要眞民主，要否定任何一黨的特權。依照合理和平等，依照眞民主，一切的問題都能得到解決，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同樣能夠得到解決。

如果國民黨軍隊得自由保持其一黨的黨閥制度和軍閥制度而擁霸中國軍隊、獨佔中國、君臨在人民的頭上，這當然是不合理的，不平等的。

如果解放區軍隊不是交給民主聯合政府而是「交給」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讓它被國民黨一黨所吞併所消滅，或讓它由人民民主的公兵去化爲國民黨一黨黨閥的私兵，這當然是不合理的，不平等的。

如果企圖按照這種不合理不平等（也即違反民主的原則，維持國民黨一黨的特權）的方法來解決「軍隊國家化」的問題，那就不能得到「軍隊國家化」，而不過走回頭路，回到國民黨一黨專政，回到國民黨把軍隊黨閥化私有化，回到軍隊中的黨閥制度與軍閥制度。但是這種回頭路已是走不通的路，是中國的絕路，如果這樣做，中國就將沒有和平，也沒有民主，沒有團結，沒有統一，中國必將仍然被引到那內戰專制分裂壞滅種種的災難中去。民國三十四年來歷史的經驗，國民黨當權十八年來歷史的經驗，對於全國人民，對於我們，教訓是很痛苦的了，中國人民必須深刻記取這種流血的無限苦痛的教訓。

應該指出：在國民黨統治人物中間，有人還是企圖按照國民黨享有特權和吞併異己這種不合理不平等的方法來解決他們的所謂「軍隊國家化」，他們要人民向他「交出」軍隊，即拒絕向人民交出他的軍隊，這顯然是極錯誤而含有極大危險性的企圖。但是這個問題是很明顯的，絕路不能再走，錯誤的歷史不可再重演。

國民黨統治人物對共產黨說，而且對別人也說：「你交出軍隊，我就給你們民主」。對於這一個問題，毛澤東同志的「論聯合政府」已作了透闢的分析，事實上，這正是取消民主的一種策略，但是在人民覺悟的面前，這種策略早已失掉了作用。人民都曉得：有了八路軍新四軍，中國就不但有了人民的抗日戰爭，有了模範的軍民關係官兵關係，而且也就有了人民選舉出來的廉潔勤勞的地方政府，有了土地制度及其他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的改革，有了免於軍閥濫用貪污土豪特務惡霸壓迫的自由，有了免於恐怖免於貧困的自由。反之，如果沒有八路軍新四軍，就是說，如果沒有解放區的人民軍隊，今天就不但沒有解放區的一切改革，而且在全國也談不上什麼民主，談不上什麼自由，而國民黨當局也決不會稍稍放下唯我獨尊的架子，與人談什麼和平和政治協商，相反，專制制度與政治腐化只會更加毫無顧忌，今天中國就會只是一片黑暗。這是眞理，甚至懷有偏見的人都不能不承認這最現實的眞理。今天中國民主的曙光有成爲民主國家的希望，基本上是靠這支偉大的人民軍隊作支柱的。向國民黨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政治交出了人民軍隊，就等於交出了民主。

解放區人民軍隊，是中國人民在爲民族民主事業中付出無數流血代價所產生的兒子，是全國人民共有的軍隊，這支人民的軍隊在「軍隊國家化」中所處的地位如何，便足以占卜國家民主化的程度如何，並足以占卜全國人民生死的命運，因此一些對人民深懷惡意的人，就對於這支人民軍隊採取了歧視的態度，附和國民黨當局的意旨，很想把它「化」到國民黨的黨軍裏面去，以便於輾轉把人民踐踏在足底下。當然也有些對民主鬥爭缺乏經驗的人陷在矛盾裏面，一方面承認解放區人民軍隊是推動國家進步與民主的動力，另方面又對於國民黨方面所謂「共產黨交出軍隊我給你們民主」的虛僞宣傳抱了絕對錯誤的幻想。我們希望抱有這種幻想的人爲了國家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的事業，拋棄這種絕對錯誤的幻想，因爲這只是使中國人民（連抱有這種幻想的人自己在內）被黑暗所吞沒。

我們也誠懇地希望國民黨當局爲了國家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的事業，拋棄一切不合理不平等的企圖，採取合理平等的方針來與全國民主分子共同組織民主的國家與民主的軍隊領導機關，共同整編全國的一切軍隊，改造不民主的軍事制度，使全國的一切軍隊都變爲民主國家的軍隊。（解放日報二十三日社論）

高樹勛將軍上書蔣介石
陳述和平民主建國大計

忠實執行停戰協定，切實實行民主改革，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新華社冀魯豫二十三日電】民主建國軍高樹勛將軍頃於停戰協定公佈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之際，上書蔣委員長，陳述和平民主建國大計。原文如次：

蔣委員長鈞鑒：

樹勛自邯戰呼籲和平，待命太行山麓以來，目睹解放區軍民一體進行和平建設之偉大精神，內心深受感動，對於和平民主新中國之建設，彌增無限信心。值茲停戰協定公佈，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和平實現，舉國歡騰，咸期中國走上民主政治光明大路之際，樹勛承願竭誠將兩個月來考察解放區所得，貢獻參考，並不揣冒昧，敢自居於誠愛護鈞座者之列，進一諍言。

進入解放區第一個令人感動的印象，即爲全民武裝的實現。民兵持槍殺敵以爲榮，太行八分區一地，民兵在反攻中攻克敵人碉堡一百餘個，不少縣城爲民兵所攻克。自衛隊、担架隊、運輸隊奔忙於前綫，婦女擔任後方勤務，農工商賈文人學生莫不竭力之所及，服務前綫。上下一致，軍民一致，武力與人民完全結合，爲着一個戰勝敵人的共同目標而流血流汗。此種亙古未有之壯舉，日夜出擊，救濟災難，安定秩序，始終不懈。反攻從軍以來，中樞未能予以獎勵，反命令大軍進剿，解放區軍民忍讓至甚，至萬不得已時，始被迫忍痛自衛，而停戰命令公佈後，解放區軍民莫不歡騰擁護，立即堅決執行。樹勛目睹此種愛好和平之誠，異常感動，不敢不爲鈞座告。

一爲先總理所主張之「地方自治」，在解放區已完全實現。從村代表會、村長至邊區參議會、邊區政府，均經過民主普選產生，各級行政人員任命，一切操之於人民，公民權被認爲是最神聖之權利。農村中舊日惡霸之一切不合理的特權制度，均已廢除，貧富各階層均有代表參加政權，不少國民黨員在政權中担任負責工作。政府工作旨在爲人民興利除弊，雖尚未做到盡善盡美，然確以身體力行，如修堤開荒，發展副業，打蝗除虫，擴大生產等，均已有顯著成績。實行合理負擔制度，廢除苛雜，每年只徵一次統一累進稅，人民咸稱便。以我所見，解放區現行之政權制度與法令，充分證實先總理地方自治主張之正確性，吻合當前人民之民主要求。

三爲人民生活欣欣向榮。解放區男女老幼捲入大生產運動浪潮，緊張生產，互助組織普遍，以救劫後所殘不全之生產工具、人力、畜力之組織一起，從而克服幾千年來中國小農經濟分散生產力不易提高之缺點，是中國史上一件偉大事。農民努力爭取耕三餘一，達到戶戶有餘糧，已具成效。副業與手工業亦蓬勃發展，婦救會領導婦女紡織組日夜紡織，保證軍民服裝衣布。此地人民生活之富裕，較之大後方，誠有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之感。生產提高，結果，人民皆富，各階層均受其惠，匪盜絕跡，乞丐告絕，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游手好閒，懶惰之風，幾已掃光，勞動成爲光榮。先總理之民生主義，共產黨已行其實，他們並未實行共產分田制度，而確已貫徹平均地權而未付實施之二五減租法令。在減租減息之後，保證交租交息，因而大大發動了人民，促進各階層團結，在政府統一領導之下，積極從事生產。

以上略舉數端，不足以說明解放區之全貌，然即此數端，亦足供鈞座之參考。何以解放區能在同一時期一地區正實行總理三民主義？樹勛再四思維，回溯本黨首創三民主義，執政以來，反之，移後方三年，所耳聞目睹者，無非背叛三民主義之現象。論政治，中央之法令與規章甚多，而實行者甚鮮，特務橫行，貪污成習，人民恐怖。縣長以上集權專制，保甲制度深入鄉保，縣長任職及半年，搜括即達八十萬之鉅，某縣縣長邁某上任不及半載，即視民主如敵，部屬成爲升官謀利之階梯！論黨，甚至無異恐怖之獄也，高級黨員爭官舞弊，下級黨員作威作福，結合豪紳，魚肉人民，加以黨內派別多門，互相攻訐、排擠，有心之士不敢多言，愛國之人懼遭羈絏。論兵役，則提丁、抓丁、買丁，不一而足。論軍事，則有功不賞，有罪不罰，收編偽軍爲國軍，自破軍紀國法，保留敵僞武裝，駐兵要道，加深人民災害。凡此種種，使本黨在人民中之信仰一落千丈，究其根源，在於不能實現民主之所致。惜此種慘痛教訓，尚未能爲本黨同志所接受。今日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成爲不可抗拒之人民要求，當此革命精神，痛下決心，徹底實現民主政治，恢復先總理三民主義，實行之際，於停戰命令公佈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之時，深願鈞座慨然一掃少數好亂者之倡，重訂百年和平之大計，則民族復興，實利賴之。樹勛願建議如下諸端，以供參考：

（一）忠實執行停戰協定，立即實現政治協商會議；

（二）切實實行民主改革，

上所示之諸言；

（三）國民代表大會須用普選方式產生真正人民之代表，以成立正式聯合政府，由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之賢達人士先行成立一臨時之聯合政府，以解決當前國是。

渡此期間，時之一得之見，鈞座心爲國家，亦爲本黨，諒鈞座不以狂妄見責也。佇候指示，並頌健康！

高樹勛叩子儉（一月十五日）

自由與獨立的曙光已出現在韓人的面前

——蘇聯遠東專家阿瓦林稱——

【新華社延安廿三日電】據塔斯社莫斯科廿二日電：蘇聯遠東問題專家阿瓦林教授，頃在眞理報著文總結朝鮮由日本帝國主義手中解放後的政治形勢以及廣大朝鮮人民的民主化的：一只有朝鮮的封建大地主和資本家，以及各種賣國的一小部份人，才與侵略者合作。這些賣國賊現在他們仍想爲朝鮮人民的敵人，協助日本帝國主義工作。他們在「民主主義者」的假面具下，企圖打擊朝鮮民主的組織中，甚至建設他們自己的「民族主義者」政黨」，他們的目的在於保持他們用盡國的方法而獲得的統治地位，並保持日本人所施用的壓迫政權。「日本京城民政機關領袖金九之流，即曾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與日本天皇極少數的朝鮮代表，阿瓦林指出：「一大東亞」會議，民爲日本「東亞」而死，他們無權代表朝鮮人民。但他們自稱爲朝鮮一政府」。某些政客如李始…

在一切與反對朝鮮人民合作的企圖相反，朝鮮人民與蘇聯的聯合在日本人統治下所積累的經驗，阿瓦林說：聯合國在朝鮮及日本代表大會的決定之下，朝鮮已無疑地成立了民主政府，現在已出現了自由與獨立的曙光，在朝鮮的民主份子，無疑將不得參加組織一切的政府，並提高人民和國家的自由。

在法共提議下
古恩當選法總統

【新華社延安電】綜合路透社合衆社訊：法立憲議會已於二十三日以四九七票選出社會黨進步領袖古恩爲臨時總統。按去年十一月前任總統戴高樂已辭職後，法共即提議以古恩代之，法共及社會黨、天主教共和黨對此次會議決定不分歧意見。法共與社會黨共和黨一致提議以古恩爲人民共和黨所接受。古恩當選後，法共最初提出以多大局，列爲候選人，乃提名古恩，但天主教共和黨外，所有議員均一致擁護。

邊區文訊

（一）大反攻後，奔走於晉中平川，在戰鬥中緊張工作過來的邊區文藝工作團，已於本月返抵興縣，亞馬等同志現正積極努力於加強晉綏文聯的工作與活動。

（二）爲供給廣大新解放區人士以文化食糧，「人民時代」創刊號已於新年出版，二、三期合刊亦已付印，該刊爲綜合性半月刊雜誌，以巨大篇幅刊載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述評、地方通訊報告等，並辟「讀者之頁」一欄，歡迎讀者投書。每期四萬至五萬字，油光紙精印。

（三）與「人民時代」同時，「人民畫報」半月刊亦已於一月五日出版。

（四）爲加強報紙與通訊員的聯系，交流採訪及寫作經驗，增養通訊員，提高稿件質量，抗戰日報、新華社晉綏分社、晉綏大衆報社合編之「通訊研究」，創刊號於一月二十日出版，該號載有陸定一同志關於農村辦報經驗的來信。

應該耐心的教育

趙生有　于今

潘家坡的農戶張四，原是陝西人，民國十八年來到方山，租種山地十垧，（租子二石二斗）原租子二十年了。今年幹部幫助他減租，他明裏減了，暗裏又給地主送回去。幹部發現後，就在農會裏說：張四是個和地主勾勾搭搭，「農奸」，「咱們不要你，甚會改好了再參加吧。」把他開除了農會會員。

幹部轉變了單純、大反批評、查租的辦法，進行了算賬教育，先算地主的剝削，二十年，被地主剝削了二百零九石租，自己沒有發下一塊地。然後再算敵偽時候，除了工作對農業的剝削，四年中就出了一千塊白洋的銀洋，全村就負担了三千石糧食的。這樣算賬後，張四激怒了，站起來說：「過去我不敢說，現在解放了，我要說了，四零年八路軍來，我減了地主四斗租子，敵人來後，地主告了警備隊，把我捉住打了一頓，我退出了減的租子，還罰了我兩條紙煙。今年八路軍回來了，地主說：政權叫減租，我有心要減，我怕了，白天減了租要奪地，晚上又給送回去。叫咱農會知道了，又說咱是「農奸」！喚他的說，我本心和地主不一心，四〇年他害得我幾乎死了。今天我翻身，非減不行，減租爲了咱自己，四〇年的租子也要叫他退，我不怕他。」經過了幾天鬥爭，租子都減了，農會重新吸收張四當會員，張四變成了積極份子，在「整理農會」中，他提出過去不能參加農會的人，這些證明，張四的覺悟是大大提高了。

這件事告給我們，老實的農民不是天生「落後」的，只要我們工作同志能耐心的從實際中加以教育，發動他們一經覺悟，不僅自己要求翻身，而且對這個工作就能起很大作用。所以把這樣的農民在未覺悟之前看成「農奸」，是很不妥當的。

兩個農村劇團的比較

編者

前幾期本刊，刊載了去年農村劇運的一些零碎經驗，其中關於李家山和寨上兩個劇團的比較，可以看出：李家山是一個鬧紅火有名的村子，會唱愛鬧的人很多，可是劇團成立起來，卻鬧不好，以至要垮台；寨上的人差不多是不會鬧紅火的，可是他們從一個「宣傳隊」做起，發展到將能担負起經常的劇運工作，事實是搞的不賴。這其中的原因是：後者能正確掌握了與生產、工作結合的農村劇運方針，前者則沒有掌握這個方針，相反使劇團活動脫離了生產和工作。李家山劇團，爲了「紅火」，一擁集起三幾十人，綵幕布、買汽燈，轟轟烈烈鬧起來，向富農劇團方向發展，一排七、八個戲，不但演員脫離了整個冬季的生產和工作。而且排起戲後，一心想出外村「賣戲」，他根本沒想到首先爲本村生產工作服務。因之首先在工作問題上，發生了矛盾，像領大會那樣極重要的工作也不去配合宣傳；其次是演戲和生產上的矛盾，冬天誤了生產排戲，春天又誤了生產演戲，指望「賣戲」賺錢來抵生產，結果賠了錢，這是不可靠的，結果大家要退出劇團，愈演愈困難。寨上劇團也是另一種作法：他們雖然也是爲了在敵人侵擾下「多年沒鬧紅火」，擁走敵人之後，翻過身來，自然地要求鬧紅火。但是他們從報名的人中選擇積極可靠的先成立一個「宣傳隊」，不會唱不會絲弦，就先演話劇，化裝扯是自己的，所以劇團就沒有什麼開支，這是很合於一個初成立的農村劇團的作法的，他們靠這樣簡單的組織和設備，演出了自己創作的羣衆愛看的戲，羣衆就自願給他們管飯。他們用集體開荒地來作演出必要的開支來源，他們解決了演戲與生產工作的問題，作到了很好的配合，演出的戲也很能配合工作（如「減租」）。方向正確，也能提高，發展的可能，也能調和小唱，把原來鬧紅火的年以來很大發展，這是一個很有大生產、工作的方針，開展下去。這些經驗，希望各地研究。

關於自編自排

（羣衆劇運經驗介紹之五）

（編者按：自編自排是農村劇運中重大問題，特再摘錄一段作法介紹於下。）

去年五寨城袂歌隊發動起來以後，冬學教員就提議編路王小偷被敵人住的院子鄉手榴彈（羣衆傳說很利害）這件事，有的說：「編甚也得有個句句嘿哇！」有的說：「人家能鬧成唱腔在天上飛，咱們倒來個句句也編不成。」於是大家決定：編個試試。下了冬學，教員就和幾個積極分子編起來，大家說：「有意思」，時常來就排就解釋了。大家路王小郎說：「民兵們說敵嘿！」「看了日本人來了一綫綫的。」成群說：「老漢出來要學人先」，如唱上「我這半輩子」，並且提出上，其他都提出意見來了，就成了個大娃娃，把大家說的配下來了，唱的配了個調子。就這就排就改，終於將那個戲成了，起了個名叫「路王小摸營」。以後就用這個辦法又編出了「請客」「勞軍」「一標炸」「提換好」等劇，羣衆都感滿意，爲自編自演，最能合乎他們的思想感情。（汗民）